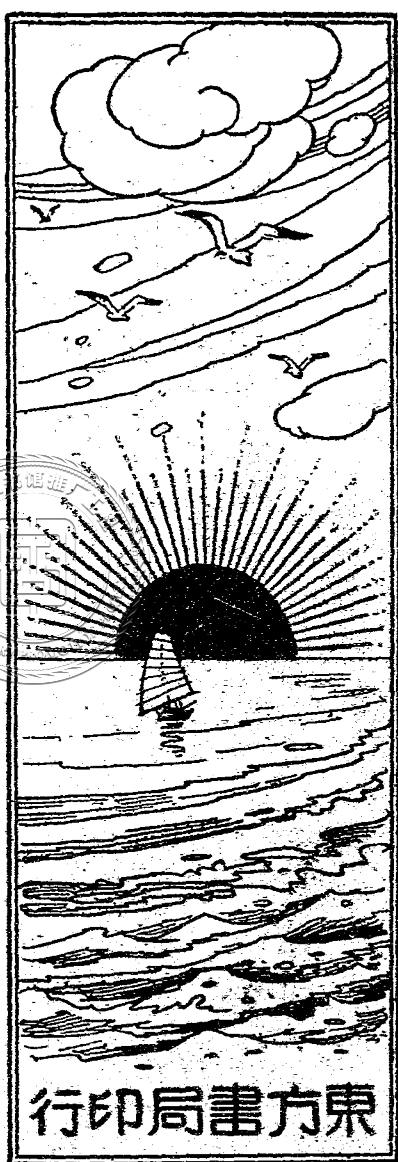
足本

經史百家雜鈔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注意！

本書較衆

- 內容完備
- 標點準確
- 校對謹慎
- 紙張精美
- 印刷清晰
- 裝訂整齊
- 售價便宜
- 寄遞迅速



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湘鄉曾國藩識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四類

詔令類: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敎·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

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敍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經史百家雜鈔總目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論著之屬一

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一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　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神農之言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敎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飲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

家？」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禹）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上周公）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自敍。）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離婁之明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者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以上言爲政宜遵先王之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以上言上下皆當納於法度之中）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生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以上言爲臣者當以道事君。）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以上言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以上就惡有甚於死，指出人之本心。）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生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喩。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獧。）「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狂。）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獧。）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與狂狷互說。）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養生主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是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不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駢拇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請。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

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蹏篇：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艸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胠篋篇：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而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朝，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大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莊子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之掇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完,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飮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

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穅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具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

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莊子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

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心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樸。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名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

受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不窮桎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吾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莊子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

說之徒，皆鶩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同羶），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

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莊子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

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

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荀子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則讓，小

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以上以言取辱。）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搏而窮者訾也；濟之而兪濁者口也。豢之而兪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以上美德中亦有取辱之端。）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樂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爲且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鬭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鬭何哉？我甚醜之。（以上好鬭取辱。）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强；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鯈䱁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一作知。）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村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者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

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以上言榮辱在人之自取。材性智能本同，因注錯異而榮辱亦殊。）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腐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多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不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焉；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猶豬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

顧其後；餓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汧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安，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也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以上用兵貴附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强,亂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强,下不可用則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强,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强,不齊者弱;賞重者强,賞輕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强;權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進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强。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敎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衞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以上王者之兵尙仁義,齊敎化。）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昔矣。」（以上論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臨武君曰：「善。」（以上論軍制）──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强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以上二節，申言兵以仁義爲本。）禮者，治辨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

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遫，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被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如也，辱從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以上言治國以禮為本，不以賞罰為先。）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眾，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

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以上論兼人三術。）

韓非子說難篇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賈誼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看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到，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論著之屬二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陸機辯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赩。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甯，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寄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衞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返。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覆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愼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陸機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衞，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

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喩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賓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阮，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取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

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聲，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於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登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

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弃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江統徙戎論：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敍。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以上論禦戎狄之道。）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成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爲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以上周秦）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撫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以上漢魏之世氐羌得居於關中。）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育蕃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忿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

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以上言氐羌之敝，宜徙於外。）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全。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爲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以上言羣氐勢窮，兵威可制。）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總終年之益。若憚蹔擧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以上秦地之人得其半穀。）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得，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三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以上幷州之胡，滎陽之夷，皆宜並徙。）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以上正仁義道德之名。）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敎者處其一，今之敎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上言舉世習聞佛道之說，而莫知其非。）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敎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聖人所作爲，皆切於民生不得已之事。）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以上言聖人因時立法，不必慕太古之無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以上言不宜離事而求心。）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敎易行也。是故以之爲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辦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

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韓愈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

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麟，韓文公自況也。聖人必知麟，猶云「惟湯知伊尹也」出不以時，猶云「處昏上亂相之間。也」）

韓愈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龍以自喻其身，雲以喻其文章，憑依，乃其所自為。猶日文書自傳道，不使史維垂。）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

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也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愈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

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君子其亦至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能者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

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師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師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師；有方伯連師，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封建之初。）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以上周。）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以上秦。）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

弃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以上漢。）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以上唐。）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以上校論封建與郡縣之治亂。）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以上校論封建與郡邑祚之久暫。）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未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以上論公私。）

柳宗元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歐陽修本論：

佛法爲中國中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以上政教闕廢患所由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暫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以上古者政修教明，佛不得入。）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爲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而疑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以上修禮義以勝之。）

歐陽修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則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

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周惇頤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

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故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勇欲。古以宣化，今以長

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則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蓋爲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始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也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載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司馬光漢中王卽皇帝位論：

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顚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

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智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壇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敎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

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待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蘇洵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後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擇。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洵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

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以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所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洵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

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信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下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物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洵諫論二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德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

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比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洵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日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取，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蘇軾魯隱公論：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之待，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屛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蘇軾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閒，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咸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

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假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蘇軾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敎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卽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

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經史百家雜鈔卷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詞賦之屬上編一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

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詩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己，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日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詩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詩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詩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强。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右禮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右知賦。)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返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

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右雲賦。）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右蠶賦。）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右箴賦。）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唱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溘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讒人之害，而將擠於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不涉世患而不能。）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設為女嬃辭，勸其和光同塵。）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以上言質之於舜而又不敢不為善，不敢與世俗和同。）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

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涉出世之遐想，即遠遊之意也。宓妃，有娀，二姚，冀有所遇合而皇皇爾。）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以上兩美必合，至何懷故宇，靈氛之詞；幽昧眩曜至猶豫狐疑，屈子答靈氛之詞。）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謟兮，榝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以上升降上下，起至百草不芳止，巫咸之詞。瓊佩偃蹇，起至揭車江蘺止，屈子答巫咸之詞。）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為余駕飛龍兮，雜

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以上欲遠逝以自疏，有浩然長往之意。末言蜷局不行，則睠睠君國，不能忘也。）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遽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以兮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子。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

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以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予心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菀結而紆軫。（今稱憂慮過甚，有背痛者，有膺痛者，牉者兩體若分劃，而仍交痛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蘺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予濟於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予車兮方林。乘舲船予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予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陵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而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一無瞭字）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脩姱。與予言而不信兮，蓋爲予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默。菀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効志兮，俛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槪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予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吟恆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難當，不相值也。）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慜兮，羌馮心猶未化。甯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

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此首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僞託也。淺句以識之。）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自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甯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實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愼，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象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菀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

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甯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巔。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甯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呢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穢汙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以上因時俗迫阨，人生勤勞，思出世而遠遊。）神儵

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寖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以上思鍊氣以登仙）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予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戲娛。（以上惡人生勤勞，思出世而戲娛）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以上思鍊氣而上升）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予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以上渾寫遠遊）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予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以上升天）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予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以上東）風伯為予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以上西）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予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故舊而想象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蟉虯而委移。雌蜺便娟以曾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裴回。（以上南）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曾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予先乎平路。（以上北）經營四荒兮，

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闊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宗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憾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以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常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願自直

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强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賈誼鵩鳥賦：有序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

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兮以疑！

賈誼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流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虯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並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少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枚乘七發：

楚太太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甯，四字

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脃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莫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弦,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白:「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

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櫚，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折：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心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碑，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

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陵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横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東方朔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數勝。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以上言天下太平，有才亦無所用之。）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以上言，無論見用與否，總宜好學修身。）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淸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聽。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敎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以上言人言不足畏，解倚有遺行一句。）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以上敍山上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江離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此敍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畋獵之地，而下文敍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備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枏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以上東西南北，開下畋獵之地。）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陶駼，乘遺風，射遊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𠛳

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以上獵於陰林即上文北有陰林也。）

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襞積至谿谷三句，衯衯至垂髾三句，皆下二句用韻。）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下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鵞。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硍硍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以上與衆女獵於蕙圃，游於清池。即上文，東有蕙圃，西有清池也。）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怕乎無爲，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以上息獠。）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 復，何爲無以應哉？」（以上烏有折子虛。）

司馬相如上林賦：

亡是公聽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

瀄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以上水。○觸穹石四句，始言水之變態有力。澤弗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承上言有力。臨坻二句，承上言自然。沈沈二句，又言有力。滈滈二句，又言自然。馳波十句，皆言自然。脈絡極分明也。○湃．澼．瀨．沛．墜．礚．沸，爲．韻．懷．歸．回．池．爲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私自爲韻。如瀄．折．冽．私．自．爲韻，盭．湿．私．自爲韻，古人平去通用，則湃至池本爲一韻矣。）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䴐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以上水中之物。）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嵏嶻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瘣，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皐千里，靡不被築。（以上山。）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以上山上之草。）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其獸則㺄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驘。（以上總寫苑中氣象，點出各獸，卽爲下文畋獵張本。）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以上宮室。）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纚佹。崔錯發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以上宮中草木。）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顚。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以上宮中畜獸及離宮之

多處，舍．具．爲韻）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施讀上聲。地．裔．施．爲韻，而．離．追．起：亦平上與去爲韻。）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壄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以上天子校各部曲將帥之獵。）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鷖鳥，捎鳳皇。捷鵷雛，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以上天子親獵而還。）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𠜱，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塡阬滿谷，掩平彌澤。（以上天子還歷各處數獵者之所獲。）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紲，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以上置酒張樂。）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塡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

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廧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司馬相如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蛇之蚴蟉宛蜓。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骫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歙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靁兮，前長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崴魁。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以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洸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司馬相如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食飲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以上渾言古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以上言周無殊異而封禪。）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晻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

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以上言漢多符瑞而不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不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世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世，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以上大司馬請封禪。）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之，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以上大澤之博。）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以上騶虞。）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以上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以上龍。）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以上因天人符瑞而進箴規。）

經史百家雜鈔卷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詞賦之屬現上二

揚雄羽獵賦（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囿，苑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莊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上渾頌帝業）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廷鄰昆，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揭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

屬之乎崐崘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以上獵場之廣，儀衛之盛。）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鎭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以上天子親至獵所。）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駍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歫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以上正賦田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蔾；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蹴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龍蹈豹，羂嘷陽。追天寶，出一方。

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尤閼與。亶觀乎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以上獲禽之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崖。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冲，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似上水嬉。）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珠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青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

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以上諷諫，反之於道德。）

揚雄長楊賦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以上高祖武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甯。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以上孝文儉約。）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眠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敺槖駝，燒熐蠡，分劈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踠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頜，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以上武帝兵事。）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

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𥊞，東震日域。（以上元成太平安安，故講武以安不忘危。）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以上諷諫。）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揚雄甘泉賦：並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諷。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淩高衍之崷崒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淩兢。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𨓈𨓈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唯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迴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

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㩻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敝儵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嵬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乎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昳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一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醪，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邱；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㠀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迡兮。光煇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雄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勸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敹。簸邱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襄。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

山。欙文公而懸摧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甯。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會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揚雄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䶂。資娵娃之珍髢兮，鶩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艱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覩。衿芰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眾芬兮，颺㷠㷠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既攎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搗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揚雄解嘲：並序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自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脫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袍鼓之間，言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敝靡，秦法酷烈。聖漢權則，而蕭何造律，宜也。百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故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雄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生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

頌以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四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以上總寫。）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之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辭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以上郊畿。）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

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以上渾言宮室。）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以上宮室中之後宮。）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今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師，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肆以鉤陳之位，衞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以上宮室中之官寺。）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淩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以上宮室中之離宴苑囿。）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而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下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帀，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

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飀飀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蹷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以上田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翠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以上水嬉。）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脩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依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山河，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繇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蕩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和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故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終德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以上光武）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以上明帝）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以上宮室）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從，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欲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邱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征。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以上田獵）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以上四夷來賓）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以上歸眞返僕）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

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以上較論東西之長短。）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嗣鮮皐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班固幽通賦：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還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

衰子。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聿中龢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於高辛兮，芊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於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於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嬴縮。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舛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若亂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班固答賓戲並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乎

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掘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屏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等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

張衡兩京賦

西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驩，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大一，隆崛崔崪，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欲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以遠則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惟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設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彊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以上建都之地勢。）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岌嶪。亙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梍。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陵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嶪，罔識斯則。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以上，宮室。）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以上，官寺。）後宮則昭陽飛翔，增城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焰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

宜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後宮。）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跱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指承光。睽罛庨豁，橑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巘巘，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櫟輻輕騖，寄於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窔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嶵，下嶄巖以喦齬。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以上離宮。）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以上市肆。）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罰，陽石汙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以上游俠。）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皋。東至鼎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

而款牛首，縈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皋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以上郊畿）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以上昆明池）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

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嚻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䂍爆。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櫟。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拯。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鬤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以上田獵）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䤄。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以上宴饗）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陽，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

悍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魰，效獲麑麌，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以上水嬉）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以上百戲）於是眾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隥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此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鷲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衞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至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以上微行淫樂）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龌龊。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

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惵惵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斂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以上晉西京奢麗，乃秦之舊，非漢之制，甚不足法。）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生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宓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以上光武都洛。）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鳴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和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敕。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禁，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蝸蠯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

駹，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褫禳災。（以上洛陽宮殿）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觀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礚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甯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以上朝會宴饗）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威蕤，葩瑵曲莖。訓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㻉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輵，髶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以上郊祀輿服）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淵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福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變變。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以上郊廟諸祀）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以上省耕）春日載陽，合射偉雍。設業設

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䡚於東階，以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前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以上大射養老）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上林，結徒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列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以上大閱）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以上大儺）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遝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以上省方）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褘而。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

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以上嘉祥懿德。）東京之懿未罄，値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概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縱不亂步。卻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麛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櫱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塡壍，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顚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衆聽或疑。

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以上譏西京公子之失。）客旣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旣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張衡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烝民之多辟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以上自修。）俗遷渝而事

化兮，泯規矩之員方。竇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茝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騊駼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以上傷不遇。）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逸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以下卜筮。）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淸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荒之窮野兮，問三丘於句芒。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靑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以下東方。）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以上南方。）顧翳旟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以上西方。）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淸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惆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晰，後漢書作晣。）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兮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屆後漢書作負。）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寗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昬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愼竈顯以言天兮，

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剸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以上中央。國藩按：自近信遠疑，至此，皆黃靈之詞，百憂自疹以上，言天道難測。天監孔明以下，言人事可憑。）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以上北方。）迅猋潚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嘲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碄碄。經重揩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牀。屑瑤蘂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以上入地。）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途。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在青琱之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刺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

北溟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遢。淩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以上升天。）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以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以上反本自修。）

王粲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上因樓中美景而生感。）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以上懷歸。）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以上悲世亂而不得所藉手。）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經史百家雜鈔卷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詞賦之屬上編三

左思三都賦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衞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愼。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摧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以上總挈大綱）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途所亙，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蒕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下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龍池㶁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嘷。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

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麗灼爍。（以上前，即南也。）於後則卻背華容，北指崐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柟幽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鴥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以上後，即北也。）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蟃蜒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砂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以上東，即左也。）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麋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皐。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沬，浸以緜雒。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

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奈夏成。（以上西，即右也。）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栗罅發。蒲陶亂潰，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菲微，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總莖柅柅，裛葉蓁蓁；蕡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鷟鷩鶄鶘；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鱧鮻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以上都畿，植物動物，即中也。）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牕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幷。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

沸，則嘑㗂宇宙，躢蹠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以上城市貨殖）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以上豪俠宴飲）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蹴蹈蒙籠，涉躐寥廓。鷹犬倏眒，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鎩翮，獸廢足。（以上田獵山阜）始而揭來，相與第如滇池，集於江洲，試水客，艬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間。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為世朝市？（以上水嬉及獵彌而安。貫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為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以上人神奇偉）。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鳥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算，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猶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

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以上，抑蜀伸吳。）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冥鬱嶓。潰渱泮汗，滇㴐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巍巍，滮滮浙浙。㵿礚乎數州之閒，灌注乎天下之半。（以上，略指星躔山川。）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焉磕磕。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潮波汨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頹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以上，水。）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鯸鮐，鮣龜鱕錯。烏賊擁劍，鼅鼊鯖鰐。涵泳乎其中，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沈浮。（水中之魚。）鳥則鵾雞鸀鳿，鸛鶴鶩鴻。鶢鶋避風，候鴈造江，鸂鶒鷛鶠，鶄鶴鶖鶬，鷗鶂鷁鸕，汎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水中之鳥。）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屭，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㠑㟆緜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眞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縷。（水中之珍物靈異。）爾乃地勢坱北，卉木䑃蔓。遭藪爲圃，值林爲苑。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濩皋澤，蟬聯陵邱。夤緣山嶽之岊，幂歷江海之流。扤白蔕，銜朱蕤。鬱兮𦿆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以上，草。）木則楓柙櫲樟，栟櫚枸根。緜杬杶櫨，文欀楨橿。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拏莖，重葩殗葉。輪囷虯蟠，𣟺𣞀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霮䨴，旭日晻時。與風飄颻，颼瀏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以上，木。）其上則猨父哀吟，貙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接懸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麡狼，猰貐貙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木上，動物。）其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閒。（以上，竹。）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翱翔。山雞歸

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以上果。）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寶，駭雞之珍。赬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䃜，雜插幽屏。精曜潛穎，硩陊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以上珍寶。）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秀菰穗於是乎在。煮海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以上荒陬異物，郊野恆產。）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郛郭周市，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䫄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彫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搆瓊。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亙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以上，宮室。）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以上人材。）於是樂祗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從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珬。䋰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㒙譶澩漻，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霢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以上市廛財貨。）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鍦於人，去戚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䍧，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欻霅警捷。先驅前塗，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常重

光。擬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芒。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畢罕瑣結，罠蹏連綱。阹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煒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骿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趁趯猩䚷。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煙，載霞載陰。拉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虣甝虪，頹[illegible]貙。羂六駮，追飛生。彈鸞鵕，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嶛嶕，聿越巉險。跇踰竹柏，獼猴杞柟。封狶蔙，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徉，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為刀鈹，毛群以齒角為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為創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衄銳挫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㟧，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鵔鸃，俯蹴豺獏。封剞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𪀗𪀗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麏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以上田獵。）嶰澗闃，岡岵童。罾罘滿，效獲眾。迴靶乎行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鷦鷯。虞機發，留鵁鶄。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䱥鱨，鱺鱨魦。罩兩魪，罺鰝鰕。乘鱟黿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馽䴢僒束。徵鯨輩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亄費錦繢。料其虓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汩乘流以砰宕，翼颺風之䬀䬁。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以上水嬉。）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爵鼓震。士遺倦，眾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亂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

石澗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湑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以上置酒作樂。）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槪之風。睚眥則挺劒，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遊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剖判庶士，商推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繇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櫓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槪，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爲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爲江海，結而爲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不以邊垂爲襟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襲險爲屏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禀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繆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彊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蹐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以上嘲吳蜀二客。）於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贔，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荊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與子男，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示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

畛。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以上渾言魏都。）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衞，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碣碪䃁於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昀昀，墳衍厈厈。或嵬壘而複陸，或黋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徵興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迥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以上山川相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準當年而為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帀，比岡隒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崱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髣若玄雲舒蜺以高垂。瑰材巨世，㙎壒參差。枌橑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亙，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滮池。旅楹閑列，暉鑒抰振。榱題黮䨴，階䧜嶙峋。長庭砥平，鍾簴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啟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鎪，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以上建都作宮。）於前則宣明顯揚，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壼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睽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峨峨，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長塗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衞閑邪，鉤陳罔驚。（以上宮殿前後左右。）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轇轕，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䃺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怳，誰勁捷而无憚。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

務於其裏。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于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篠傒風，蒲陶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棲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以上，城郭苑囿。）腜腜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粳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以上，郊野。）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櫚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騎朝猥，蹀㠁其中。（以上，城內官寺及閭里。）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冪室，房廡雜襲。剞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槀街之邸不能及。（以上，賓館。）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侈所頫之博大。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風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幏積墆，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廄而駔駿。（以上，市廛物產。）至乎勍敵糾紛，庶土罔甯。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旍旗躍莖。弓珧解檠，矛鋋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嬴。齊被練而銛戈，襲偏裻以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鋌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烋。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禝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輷輷，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刓印，國無費留。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旍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覩所恆，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衍。（以上，削平禍亂，息馬論道。）於時東鯷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憓，朔北思韙。縣縣迥塗，驟山驟水。襁負賮贄，重譯貢篚。髽首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晣晣。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岌岌冠縰，纍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讌，酣湑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傮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恆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淸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以上，外藩燕樂。）旣苗旣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勤，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櫱，澤不伐夭。斧斨以時，罾罟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亍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蓴蕣，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偏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旼旼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醇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闕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涖。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鑽鞶校篆，篇章畢覿。優賢著於揚歷，匪彝形於親戚。（以上嘉祥畢集，遂受漢禪。）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喭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雄寮，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以上人才之盛。）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亙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虛赫胥，羲農有雄。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遐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以上禪位於晉。）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裕。非疏糲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此八句作一結束。）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孤孤精衞，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眞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易陽壯容衞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棃，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邱之梁，淸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淸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䛐也。（以上山川人物之異。）蓋比物以錯辭，述淸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修以作系。（八句言此賦不貴麗而貴則。）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嗛嗛同軒。搦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窮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以上數魏之五傑。）推惟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

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踦𨅝，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蔡莽螫剌，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𧮪。宵貌蕞陋，稟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嫕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韰果爲嫿，人物以戕害爲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𨵧，時高樔而陛制。薄戍緜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蟷蜋之衛。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剿絕。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顚沛。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以上譏蜀、吳之陋。）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焉相顧，䀮焉失所。有靦瞢容，神惢形茹，㥜氣離坐，㒚罍而謝曰：「僕黨淸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仉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悂以䝱繆，偭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潘岳西征賦：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怳，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常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避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元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以上言遭楊駿之難。）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邱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以上言授長安令，將西征而戀闕。）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皋門，稅駕西周。（對洛陽之東周言，則長安爲西周。對鞏縣之東周言，則洛邑爲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

孝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啓繇。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以上，洛陽。）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重戮帶以定襄，宏大順以霸世。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咨景悼以迄丐，政陵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泬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以上，新安。）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以上，澠池。）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皋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會隻輪之不返，縶三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賓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以上，崤坂。）我徂安陽，言陟陜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遁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僵沉，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以上，陜州。）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以上曲沃，誤用。）蹈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厭紫極之閒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橜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以上函谷，

宏農。）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以上，湖邑。）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鱉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妙算。研揚桴以振麾，繼瓦解而冰泮。超逡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以上潼關華陰。）倦狹路之迫隘，軌踦驅以低仰。蹈秦而郊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以上，通寫關中氣象。）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爲。厖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與。（以上，驪山。）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覩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愼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鄰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楡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投劍以約莊。擢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實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以上新豐霸上。）嬰帬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疏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卽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勖自彊而不息。（以上入長安。）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款駘盪，𨎥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鶩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霸川。（以上，歎故宮之蕪廢。）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衞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敎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

命而高節亮。賢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孼，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以上懷漢世之人才，以下周覽長安城郭，郊原古迹，弔古傷懷。）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鬐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蒻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以上弔漢武帝。）較面朝之煥炳，衰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衞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辟流，亦寵極而禍侈。（以上弔后妃四人。）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我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以上弔周亞夫。）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以上弔白起。）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岐屹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瞋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踞問，何不早而告我？顧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以上弔秦之君臣。）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以上弔項羽。）感市閭之菆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以上弔韓延壽。）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盜

發怒於一慱。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西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忲淫嬖之匈忍，剿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求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以上弔漢代七陵。）藩樞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門礠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隳。由僞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誦六蓺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以上弔秦始皇王莽。）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於敬遵，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以上弔孝宣帝。）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以上弔漢武昆明池。）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蔆芡。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潋。伊茲池之曩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以上池上風景。）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機權。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腮䰂尾，掣三牽兩。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饔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以上池上觀魚。）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酆鎬，如渴如飢。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以上周與秦並舉，明俗隨教爲轉移。）

潘岳秋興賦并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以上引宋玉之言自寫秋懷。）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以上言秋日之景。）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曈曨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以上，歷夜景而自傷。）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瀲瀲。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以上，因世途危險，思欲投紱歸去。）

潘岳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剸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以上制笙之器。）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歧歧。明珠在咮，若銜若垂。修樆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獦纚，鉀鯀參差。（以上，笙音之異。）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惘。終嵬峨以蹇愕，又颯遝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以上始貴後賤者吹笙之

衆。）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淫汜豔，霅燁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以上，笙音之變。）㩁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諡爲。」（以上，由悲轉樂。）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哳，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以上，音之最極變態。）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埧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以上，送別。）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敍。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以上，言聲音與政通。）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以上，悔悟思歸。）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以上，初歸之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以上，謝絕交游，流連林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以上委心任命。）

鮑照蕪城賦：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拖以漕渠，軸以崐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首七句，言地勢雄闊。）當昔

全盛之時，車非轄，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以上言昔時之盛。）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鬭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以上言近日之衰。）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庾信哀江南賦：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以上敘所以作賦之由。）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敍。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以上言已遭逢喪亂不能無言愁之作。）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槃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以上言已奉使被留，不得生還。）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初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以上，追痛梁亡。）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上，言已不得東歸而作賦。）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

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淳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以上叙世德。）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奰逆，終不悅於仁人。（以上叙信之祖父。）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以上信自叙仕梁時事。）於是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賮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荆艷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以上追述梁承平之盛。）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以上言侯景兵起，梁君臣忽於武備。）彼奸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値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以上叙侯景內附。）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鬬。（以上叙臨賀王通侯景。）爾乃桀黠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以上叙景圍臺城。）將軍死綏，路絕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以上叙援兵不至。）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

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倡。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以上敍韋江羊柳諸將。）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忘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以上總言敗軍之狀。）於是桂林顚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以上敍臺城陷，武帝死，遂昔信自赴秦。）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彫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　星猶看於斗牛。（以上敍自金陵達江陵。）若乃陰陵路絕，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於七澤，滯於十死。（以上敍途中飄泊之狀。）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衞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以上敍復見用於元帝，而憂其不終。）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元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以上敍陳霸先滅侯景而故都終不可復。）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以上弔簡文帝。）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勳。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以上弔王僧辯。）鎭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凛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篙。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以上弔邵陵王綸。）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以上敘元帝中興之業不終。）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俴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以上敘江陵之亡。）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谷摺拉，鷹鸇批攬。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以上總敘國亡之慘。）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以上，梁人被掠入關之苦。）別有飄颻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以上信自敘羇旅無家可歸。）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以上敘江陵之滅，禪陳之勢成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以上追咎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亂生。）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踏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以上自傷家世。）

韓愈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
糗與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
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
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
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
耕，求官與名。惟子之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
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
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
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
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
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
「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
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
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
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
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
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
待，寘我仇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
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以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
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
「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
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
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慨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
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
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
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
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
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
「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
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
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
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杗音芒，大梁也。）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西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蘇軾前後赤壁賦：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以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經史百家雜鈔卷六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槧

詞賦之屬下編一

詩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首章十七句。）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讀如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二章十七句。）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三章十七句。）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四章十二句。）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五章十三句。）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六章八句。）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七章八句。）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八章八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九章十句。）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十章十句。）

詩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小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違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詩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詩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詩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左傳虞箴：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卹，而思其牡麀。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李斯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惠專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烖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李斯泰山刻石：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敎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李斯琅邪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國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之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敎，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李斯之罘刻石：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敎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右。表垂于常式。

李斯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

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李斯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漢[illegible]安世房中歌：（依漢書劉敞注分十七章。）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以上四句，汲古閣入上章。）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以上六句，汲古閣入上章。）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以上三章，汲古閣併為一章。）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美芳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以上三章汲古閣併爲一章。）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漢書郊祀歌：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怬，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傾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啿啿，惟春之祺。（青陽三，鄒子樂。）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朱明四，鄒子樂。）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祆孼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西顥五，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玄冥六，鄒子樂。）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縕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效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

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鶂，神夕奄虞蓋孔享。（天地八。—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天馬十—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謬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浮大海。（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諜。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后皇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從。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扢嘉壇，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汨臚，析奚遺。淫淥澤，洋然歸。（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終無極。（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赤蛟十九。）

漢書敘傳：

（前敘，及王命論，幽通賦，答賓戲，均另錄。此專錄述贊。）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辠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耀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分劃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彫落洪支，底剭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顯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於秦，有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敍。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推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敍。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墜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堙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隝。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

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鎭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廑從旅，爲鎭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荊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䋣，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鎭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守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阨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甯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弊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廑，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或悊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鴟既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孌孋溫溫，幼寤聖君。宣爾子孫，夭夭伸伸。慶社于齊，不言于秦。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務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旤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弱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有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為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諧。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旣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山淫營。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於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等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等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於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為福，每生作慝。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眈眈，其欲攸攸。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巳。弘惟政事,萬年容巳。咸睡厥諂,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裸葬,建乘酒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貽於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攜日,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悊。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於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於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眞。吉困於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蔡詡,近遯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案章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繄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長倩懙懙,覯霍不舉。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褎褎,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於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惇慎,受莊之疚。述匡孟張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

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輪。潛于篇籍，以章厥身。遺揚雄傳第五十七：

擴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作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强圉，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强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妖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姼姼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𡙇魏，宗文産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禰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産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

藩武陳宣征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敍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敍傳第七十：

揚雄十二州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弱，載稍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渡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遁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驕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臣，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巫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國蚩。世強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青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周，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豬，有羽有

業。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㝢。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如，武果我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欷歔，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荊山，伊河是經。榮播檍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甯，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雖，靡克余亡。方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爲極，氐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崐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欲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陽華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陝。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於䟽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獩貊，美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漢，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書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

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弊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幷，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宗周。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享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瞻顧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揚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還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身。轠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班固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其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魃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

討羽諸夏以康。陳張書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甯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班固十八侯銘：

就就相國，宏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右酇侯蕭何。）敷敷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室以康。（右將軍，舞陽侯樊噲。）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右將軍，留侯張良。）懿懿太尉，惇厚樸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士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甯。（右太尉，絳侯周勃。）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士，秉御乾楨。（右將軍，平陽侯曹參。）洋洋丞相，勢謫師旅。撥擾楚魏，為漢謀主。六奇解阨，揚名於後。（右丞相，戶牖侯陳平。）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迹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右，南宮侯張敖。）衍衍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愧最，刎頸自獄。金紫褒表，萬世不刊。（右衛尉，曲陽侯酈商。）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襲呂氏，姦惡不揚。寇擾殄盡，躬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右將軍，穎陰侯灌嬰。）斌斌將軍，曜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及要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右將軍，汝陰斛夏楞嬰。）休休將軍，如虎如熊。御師勒陳，破敵以威。藍金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積永垂。（右將軍，陽陵侯傅寬。）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遂甯天下。金龜章德，銜號傳得。（右將軍，信武侯靳歙。）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右丞相，安國侯王陵。）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泄項營。序功差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右將軍，襄平侯韓信。）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右將軍，棘津侯陳武。）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右曲成侯蟲達。）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秋邑土，勳乃永存。（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項定天都。佩雀變印，百里為家。（右將軍，青陽侯王吸。）

張衡綬笥銘：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德更理笥，衡時為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綬。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崔駰官箴三首：

太尉箴：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卟臺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纏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轂。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敷敷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黔貯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晉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僟。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邈矣皋陶，翊虞作士。設爲犴獄，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又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勤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覺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殺。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愼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傚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崔瑗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容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被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曆數在帝，踐阼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

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育，實始於此。厥迹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尙。小臣河南尹鞏玹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玹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維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虞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兇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於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王升石門頌：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辿堂先。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顚。下則入冥，廢窮輸淵。平阿泉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盤。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导弗前。惡蟲藩狩，蛇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淸涼調和，烝烝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淸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疆。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蕩，貞雅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斗極，下答巛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喜，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歎誦。

蔡邕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祗降之休瑞，兎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滋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蔡邕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𢀖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强壯。折湍流,𣳪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豀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稉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弗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史岑出師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構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高彪送第五永爲督軍御史箴: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崔琦外戚箴: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王好樂,衞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敍,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

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愼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士孫瑞劍銘：

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助伐彌章。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亘賜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士孫瑞漢鏡銘：

尙方御鏡大無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鍊治銀錫淸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又

許氏作竟自有紀，靑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擧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經史百家雜鈔卷七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詞賦之屬下編二

曹植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亂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衞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史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久矣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衞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尙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嘯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禱，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代，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王，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蒞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紹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

既新，霎小謐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還，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玆。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迹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煇，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叙后，無競維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發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舉彼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亮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甯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

踐厥宇，大啓淮壝。安國達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旣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邱，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寵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鯨。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馬煩轡殆，釋不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鎭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俊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黃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刑可以暴，志不可淩。貞軌偕沒，亮迹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陸雲榮啓期贊：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値衰世之季末；當王道之頹淩。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泝懷元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又得爲男矣，是二樂也。或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爲之三日悲。常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邱，滅景榛藪。居眞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豈非天眞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贊。其辭曰：

茫茫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夷明收察，滅迹在陰。傲世求已，遺物自欽。景邈瓊輝，響和絕音。戀彼邱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薄採春蕤。嗚絃清泛，撫節高徽。有

霆戾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負道是嘉，於鑠先生，旣體斯和。熊羆作祥，黃髮皤皤。恥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黴晃，陋我輕爽。永脫亂世，受言一邱。蒴茲常道，聊以忘憂。

張華女史箴：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旣陶旣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猶有倫。婦德尙柔，含章貞吉。婉娩淑愼，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張載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鎭。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淸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幷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嵇康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旣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樸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締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涖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缺二字）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之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邱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宏多，國乃殞顚。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宇。秦皇荼毒，禍遠四海。是

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覩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遷謁。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敎？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潘尼乘輿箴：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閒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致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晝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臘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邱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

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教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也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而從；莫謂我智，讒受未易。甘言美疢，瘳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潘尼釋奠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卽丙申。唐人諱丙，以景代。）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敎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眞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元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閶闔，般辟俛仰。可以激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屛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瀸漬徽猶，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二元迭運，五德代徵。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會構。奄

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邈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眞。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歷聖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後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晚耀庭，細佩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宏我以道。萬邦蟬蛻，翊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擒藻。絲匪元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寶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驚龍是廁。身藻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摯虞太康頌：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幾服外叛，侯衞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邦遐。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擾閩，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千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雅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遠，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摯虞尚書令箴：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圖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毋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網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循，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衞。

郭璞山海經圖贊：

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桂）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

標。（迷穀）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鴸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鴸鳥）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太華山）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鸞鳥）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瑾瑜玉）

櫰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櫰木）

崐崘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嵥然中峙，號曰天柱。（崐崘邱）

肩吾得一，以處崐崘。開明是封，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魂。（神陸吾）

安得沙棠，制為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沙棠）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西王母）

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文貝）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為之名，曰惟帝江。（帝江）

鳥飛以翼，當扈則鬢。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無。（當扈）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駮）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鱃魚潛淵，出則邑悚。（鱃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鯈。壑焉遺岱，聊以盤遊。（鯈魚）

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耳鼠）

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幽頞）

磁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磁石）

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狍鴞）

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天馬）

蚌則含珠，獸胡不可。猢猢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繇，招之自

我。（狪狪）
犰狳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爲?歸之於
天。（犰狳）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峳峳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誰見其
津。（峳峳）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揮，竿慼傲
貴。（螭龜）
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
氣。（帝臺棋）
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
嫁。（山膏獸黃棘）
爰有嘉樹，厥名曰栯。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
目。（栯木）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
遷。（荀草）
厥苞橘櫾，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
談。（橘櫾）
大騩之山，爰有苹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
老。（䔄）
蝮維毒魁，鴆鳥是啖。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罰難
犯。（鴆鳥）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冥。作紀南夏，天清地
靜。（岷山）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爲病
媒。（跂踵）
清泠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灑景。黔首祀祭，以弭災
眚。（神耕父）
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
泳。（帝臺漿）
賤無定賁，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
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
映。（三珠樹）
有人爰處，員邱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
竟。（不死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
巧。（三首國）
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
如。（焦僥國）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
黎。（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之薄

味。（視肉）

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夏后啓）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三身國一臂國）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閒，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女祭女戚）

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於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女丑尸）

軒轅之人，承天之祜。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軒轅國）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燿。實鑒有德，乃集厥皁。（乘黃）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脊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無脊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一目國）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夸父）

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歐絲野）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倮，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毛民國）

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爲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貽纓胥。（狌狌）

崐崙之陽，鴻鷩之阿。爰有嘉穀，雄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木禾）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不死樹）

醴泉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祛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爲聖。（甘水聖木）

金精朱鬣，龍行駿跱。拾節鴻鶩，塵不及起。是謂吉黃，釋聖牖里。（吉良）

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騶虞）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爲疏，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王子夜尸）

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都廣之野）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凝。（款冬）

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

似。（芣苢）

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麻）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萍）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淩轢卿相，謿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怳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淩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淩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

値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顚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敎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敎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投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虯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荀彧）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顚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荀攸）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

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迹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袁渙）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民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崔琰）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徐邈）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陳羣）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夏侯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王經）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陳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茍非命世，孰埽雰霧。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諸葛亮）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如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龐統）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蔣琬）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黃權）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周瑜）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張昭）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魯肅）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愼名器。（諸葛瑾）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陸遜）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顧雍）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虞翻）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音徽遠播。餐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靑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

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誦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資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眞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遐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薈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陶潛讀史述：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夷齊）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箕子）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管鮑）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程杵）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七十二弟子）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屈賈）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韓非）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汚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魯二儒）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其意。（張長公）

傅玄擬金人銘作口銘：

神以感通，心繇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裴子野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卞蘭座右銘：

重階連棟，必濁汝眞。金寶滿堂，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愼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窅，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

臨深，終始爲純。

王褒皇太子箴：

臣聞敎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游霄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慚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衛攸親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疢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高允徵士頌：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咨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明士。咸稱范陽盧元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元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反。一敍於懷，齊衿於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曩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詞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盪游氛，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敎無外，既寧且一。偃武寧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攜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熒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

友。功雖後建，祿賓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晉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賓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季。矯矯淸風，抑抑容止。初九龍潛，望雲而起。說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王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淸到。惷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彼龍川，民歸其敎。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孌九皐，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耻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胷。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庶，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擬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萋萋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淸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上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述正直。道雅治聞，弱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惟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元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甯。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

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韓愈五箴並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寗，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顯，禍亦宜然。

韓愈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覽，俶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

短耶?嗚呼先生!(三句用韻,略仿秦碑。)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民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爲誨。

柳宗元平淮夷雅。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耆其武,於溵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於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禰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於溵,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苑苑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頳頳。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郾,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傴僂,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戴闢戴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右皇武)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衡勇韜力,日思予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

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遯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甁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右方城）

程子四箴：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浚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篤學力行，淸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經史百家雜鈔卷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大。」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元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不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

而歎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不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各家。）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

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

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衞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
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
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
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
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
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
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
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
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
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
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

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
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
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
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
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
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
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
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
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
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
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
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
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以
上談論六家要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
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

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遺令遷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遷有志作史。）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以上與壺遂言春秋治人，輔禮敎之不及。）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

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希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覩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

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衞之音。鄭衞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愼與！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甯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衞頃不甯；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衞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衞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國；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

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共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人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鎭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屛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

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爲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鯨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傳周氏二篇，（已王孫也。）服氏二篇，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州人。）蔡公二篇。（衞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之絕。漢興田何傳之，乞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少夏侯章句各二十八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八篇，歐陽說

議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記。）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

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乃刻石名山文也。）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爾雅三卷二十篇，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八體六技，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軍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作。）別字十三篇，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敎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者。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以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敎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

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敎。）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俟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老七篇，（朱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孫子十六篇，（六國時。）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

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邱子五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六國時。）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閭邱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鄭人。）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處子九篇，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棣子一篇，鼂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敎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左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太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俅子三篇，（先韓子。）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

吏，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龐煖二篇，（爲燕將。）闕子一篇，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蒯子五篇，（名通。）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閒。）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

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蹵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上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邱侯劉隁賦十九篇，吾邱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枚皐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皐同時。）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東暆令延年賦七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

周長孺賦二篇，雒陽錡華賦九篇，眭弘賦一篇，別栩陽賦五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李子十篇，娷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李左車。）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

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繇敍二篇，王孫十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靁動風擧，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鵊治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晉平公臣。）萇弘十五篇，（周史。）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伍子胥十篇，（圖一卷。）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劒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蹵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 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蹵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二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十四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日月宿歷十三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天歷大歷十八卷，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歷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晷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閭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蓍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嚏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誥咎十三卷，執不祥劾鬼物八卷，請官除訞祥十九卷，禳祀天文十八卷，請禱致福十九卷，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被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寶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登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生爲死。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

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創瘲瘛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敎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䧢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月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

弊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以上周秦封建）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之等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以上漢初分封之大。）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以上諸侯漸以削弱。）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進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䭫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以上漢末宗藩之衰。）

班固漢書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

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禮以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寡欲足財民無爭心）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器之，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本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以上後世上下尚利法度無限）

班固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王庭，遭値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班固漢書敍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

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以上子文至況。）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閒，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夜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

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以上伯斿穉。）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駮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以上嗣。）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壟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

已可知矣。」劉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虖？」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以上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郞，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維申按此敍中王命論一首，鈔入論箸門，幽通賦一首，答賓戲一首，入詞賦上編，皇矣漢祖以下敍述七十條入詞賦下編，皆遵文正公原鈔編訂，蓋以類相從也。）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禮讓爲國。）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敎，公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

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遼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畫策。）

許慎說文序：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緐，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 者，比類合 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籒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並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緐，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籒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不達字例。）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歬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已箸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敘：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嘖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卬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甯，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辠死辠。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齎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災害。）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

賁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并暎巡遠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以上，南霽雲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麤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以上雜述張巡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麤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

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愈贈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崇重。）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俗殊難治。）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愈送王秀才塤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互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善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

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鵩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眞有鵩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以上集。）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代藝文。）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盛。）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

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之士遠遁。）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之士泯沒。）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忠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歎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結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

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鎭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鎭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

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飮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

顯。曼卿之豁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詰之詞。）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顚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敍已與曼卿祕演三人蹤跡。）曼卿詩辭淸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巓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敍其詩。因道其盛時，詩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

仙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自之府君，徙為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數異說易以惑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為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

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下以；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子弟」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

萬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崐崘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書目。）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　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　今類次樂府已不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眞宗時，再進再絀。）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

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百數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敍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眞宗時，不言符瑞。）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雜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曾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敍，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不可滅。）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敎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一，無衆說雜出其間。）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敎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

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辯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讀如姑。）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敍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

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賢本於躬化。）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美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詩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安石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

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

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凡敍事，則本之經史，其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間附己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敍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謙言恐有繁蕪闕略。）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敍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羞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

爲下幣。（刀布卽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以上錢。）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旣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爲幣。）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犂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旣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敍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敍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

其利源孶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旣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以上言征額日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然旣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困，如鹽課歸地丁之類。）作征榷考第五。首敍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蓄賈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摒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顚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掊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

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兩漢魏晉取才。）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人皆出於銓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屬士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舉官分為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尊之則為師；鈞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為一。）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又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敍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麤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雜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樂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侍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並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伐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賤。）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懸絕如此。（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敍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書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失。）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敍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敍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菴儀

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目。）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敍。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敎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敎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鎭之徒，舉舉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人女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敍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敎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敎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敎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

道也（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衆，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爲二。）作兵考第十六。首敍歷代兵制，次禁衞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以上言議法當依於輕。）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爲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卑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輕刑惠姦。）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之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

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幷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眞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鑿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顚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敍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册命之儀，幷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熊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

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剗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剗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剗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畀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挖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遂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振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奬宗藩，亦不能扶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奬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邾鄅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始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敍其梗概。鄒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時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

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資異聞耳。（以上言，諸史記日食之不可信。）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槩謂之龍蛇之孼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槩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强求證應，而罙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孼。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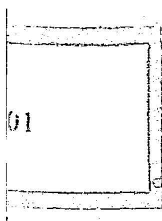
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其家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眚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於上釐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寖多，所統寖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寖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

剌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遠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羈縻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皇旣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劉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譯梯航。歷代載記所敍，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案。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東方


01